

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

注釋研究

李紅霞、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

注釋研究

李紅霞、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注釋研究 / 李紅霞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 - 7 - 5203 - 4783 - 9

I. ①王… II. ①李… III. ①李白(701—762)—全集—注釋
IV. ①I214. 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165966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宋燕鵬
責任校對 劉 娟
責任印製 李寡寡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 - 84083685
門 市 部 010 - 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張 18.75
插 頁 2
字 數 288 千字
定 價 98.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010 - 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邯鄲學院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序

郭芹納

1985年，在訓詁學日漸興盛的時代，我也為我所任教的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現在稱文學院）的學生開設了訓詁學這一選修課。面對這些蓬勃求新、生動向上的青年學子，為了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提昇教學質量，我對他們的學習需求、學習心理等問題進行了一些調查研究，從而對自己提出了三個要求：即必須與古代漢語課程相結合，必須與古典文學課程相結合，必須與中學語文教學相結合。中文系的學生都喜歡古典文學，我在學習與教學實踐中也深深地感受到，許多古典文學大家，都能重視並運用訓詁學的方法來分析解決問題。當然，毋庸諱言，缺乏訓詁學修養者，他們的古典文學注本就難免存在一些問題。這些成就與不足，以往的訓詁學還沒有給予應有的足夠的總結與重視。

和許多研究語言學的師輩與同人一樣，我也喜歡古典文學，尤其喜歡古代詩歌。在閱讀清人的唐詩注本的過程中，我試着用當代人的眼光，用當代青年學子的眼光予以分析，這自然就令人感到，由於時代的發展變化，這些注本難以滿足當代讀者的需求。例如，仇兆鰲的《杜詩詳注》有許多優點，但是，從今天的閱讀需求來看，顯然有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於是，我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學生交流，並指導一位碩士研究生寫出了《淺析〈杜詩詳注〉的注釋得失》一文。而後，隨着閱讀範圍的不斷擴展，感到需要解決的問題日多。我們發現，就已有的詩歌注釋的研究成果而言，大多都是從文學、文獻學角度進行研究的，從訓詁學、注釋學角度予以研究者則甚少；一些訓詁學或注釋學著作談及典籍注釋時

也主要論及經史諸子文獻的注釋，很少涉及詩歌的注釋。因此，很有必要對前人的詩歌注釋進行全面的調查和研究，看看他們在詩歌注釋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為什麼要做這些工作，其價值與意義何在，這些工作有什麼優劣利弊，還有哪些不足，等等。只有經過對大量詩歌注釋作品的細密爬梳、歸納，才能夠總結出有關詩歌注釋的原則、內容、方法與規律等一系列問題。

李紅霞是我招收的第二位博士生，她聰慧勤學，基礎扎實。在她確定博士論文選題的時候，我知道她素喜唐詩，便建議她把自己的興趣和專業研究結合起來，並試着給她說明了我的想法，隨即得到了她的積極響應——十多年後，在研究生們獻給我的“七秩華誕文集”中，我看到了她描寫當時情景的幾句話：“大約在2006年初，老師結合我的研究興趣與我商定了畢業論文選題，即關於李白詩歌注釋的研究。記得老師當時的語氣和神情，充滿了開拓新領域的欣喜和對未來研究的憧憬。”沒想到，我當時的神態，竟然給她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大約就是在我的這種情緒的感染之下，她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議。我們很快就選擇了以王琦的《〈李太白全集〉輯注》作為研究對象，幾番討論之後，包括研究內容、研究步驟、詩歌注釋與經文注釋的異同、當代讀者的閱讀需求以及論文框架等內容的方案便基本確定，並由她進一步寫出詳細的提綱。為了更好地了解當代讀者對古代詩歌注釋的閱讀需求，我們還針對不同年齡層次的當代讀者進行了調查，並由李紅霞徵求心理學研究者的意見，設計了一份調查表。記得浙江大學文學院的方一新教授等人，就幫助我們在他的青年學生中做過調查；陝西省詩詞學會的許多老年會員，也曾是我們的調查對象。

讓我備感欣喜的是，半年後論文開題答辯時，她提交的開題報告已達四萬多字。報告對李白詩歌注釋的概況、詩歌注釋的發展及研究現狀等問題梳理得十分細致，論文的框架已經基本成型。更讓我驚訝的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她基本完成了對王琦輯注的注釋條目的收集與整理，對輯注的內容和特點也有了初步總結。由此可見，這位女博士的晨夕苦讀之辛勞，日夜探索之殷勤。

李白是唐代詩歌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與杜甫並為詩壇巨擘。王琦被稱為是“清代最博學的注釋家”，他的《〈李太白全集〉輯注》也被認

爲是李白詩歌古注本中最好的一種，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多是從文學或文獻學角度論其注釋的價值、特點和不足，或就個別注文的失誤進行考證，尚無人從訓詁學、注釋學角度全面研究其注釋的成果。故而以王琦的《〈李太白全集〉輯注》作爲研究對象，全面考察其注釋內容、方法和特點，揭示其詩文注釋的原理和規律，就可以爲詩歌注釋理論的建立和注釋實踐提供依據和借鑒。李紅霞博士如期完成了論文的寫作，達到了設計的要求——論文在外審和答辯環節得到了評審專家們的一致好評，均認爲是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

不僅如此，李紅霞博士的這一成果，也成爲我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人之唐詩注釋研究》的重要前期成果之一，應該說，該項目得以獲准並順利通過驗收，李紅霞功莫大焉。因爲，她開創了清人唐詩注釋研究之先河，此後由她的師弟師妹們完成的子課題，如對杜甫、李商隱、王維乃至《唐詩三百首》等詩歌的注釋研究，大多都是在其論文的路數之下進行的。

畢業之後，李紅霞博士又對自己的博士論文進行了多次修改，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著作，就是其反復修改之後的成果。

與博士論文相比，本書的改動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將題目由原來的“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研究”改爲“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注釋研究”，雖只是增加了“注釋”二字，但主旨卻更加顯明。二是刪去了原博士論文中《〈李太白全集〉輯注》與經書注釋的比較及對詩歌注釋理論的探討兩部分，留待日後進一步探索。三是將王琦對《李太白全集》校勘的研究改作附論，由原來的第一章移至最後一章。我以爲，這樣的改動是必要的、合理的，它使全書的重點，即對“王琦輯注的注釋研究”更爲集中而凸顯。

重讀書稿，竊認爲該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本書是第一次嘗試從訓詁學、注釋學角度全面研究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之注釋的著作。作者對王琦之注的注釋內容、注釋體式和方法、注釋思想、注釋特色和不足等進行了全面而細致的梳理和分析。分析中又能夠運用訓詁學之直訓、義界、描述、足字釋義、推因等方法考察王琦對一般詞語的解釋，對王琦解釋表層語意、探求語源、揭示喻意或言外之意、申講大意的方法進行了總結，指出王琦以揭示表層

語意為基礎，重視語源、重視以史解句，善於通過語法結構闡發句意的特徵；同時，又從典籍注釋的角度，重點闡述了王琦對徵引式和參見法的使用，並對這兩種體式和方法的條例及價值做出了恰當中肯的分析。由於研究的是詩文的注釋，因此，作者還特別考察了王琦對古事古語的注釋，充分體現了訓詁學、注釋學原理應用於文學作品注釋的特徵。

本書對詩歌注釋內容和注釋體式的考察亦多有新意。作者將詩歌注釋與一般的經、史、子類文獻注釋區別開來，將其注釋內容分為基礎性注釋和文學性注釋兩大類，指出詩歌注釋中採用徵引式，既可以間接理解詩意、進行藝術賞析，還可以再現李白詩歌對文學傳統的繼承和變革出新，這就充分證實了徵引式廣泛應用於詩歌注釋的理論意義。書中還對王琦引用典籍的種類和頻次進行了統計，發現王琦引用《莊子》和鮑照詩最多，這也從另一角度揭示了李白詩歌創作所受到的影響。

其次，對王琦輯注的注釋特色作了信實可靠的總結，是本書的又一特色。在注釋內容上，作者着重指出了王琦特別重視名物典制和典故的注釋。在解釋名物典制時，除了名物的基本信息外，王氏尤其重視解釋與詩意相關的名物特徵，重視郡國州縣在唐代的地理信息，這就為詩意理解和注者的“知人論世”奠定了基礎。在注釋體式上，指出了王琦主要採用徵引式注釋；在注釋思想上，指出王琦以“虛己”為前提，以追求作品原意為目標，以考據和“以意逆志”的方式來解詩，既體現了訓詁學客觀求實的特徵，又充分認識到詩歌作品的特殊性，從而創作出準確詳贍、風格平實的注釋文本。

再次，本書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了王琦注釋風格的成因。作者除了對王琦輯注的注釋材料爬梳細密，還對王琦《李長吉歌詩彙解》，及其他清人所作唐詩注釋材料，如趙殿成的《王右丞集箋注》、仇兆鰲的《杜詩詳注》等進行了簡要分析，指出《〈李太白全集〉輯注》表現出來的重視名物考證、重視推因和徵引文獻注釋、追求作品原意等特徵受到清代考據學風的影響，這也恰是清人唐詩注釋的特徵。

最後，本書還為唐詩新詞新義的研究開創了一條便捷的途徑。作者認為王琦自覺模仿李善《文選注》採用徵引文獻的方式注釋，這就從另一側面揭示出這樣一個道理，即某一詞語如果王琦沒有引文注釋，而是用自己的語言直接說解，那麼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前代沒有合適的文獻

可供引用，二是該詞可能是唐代的新詞新義，例如書中提到的“白地（平白地）、沙磧（沙漠）、勾當（幹辦）、解領（解悟）、折旋（舞姿）、驚矯（驚飛）、香雲（祥雲）、青冥（山嶺青蒼幽遠）、行杯（傳杯而飲）、霜絲（樂器上的絲弦）、爽然（爽快舒暢貌）、憲章（法度）、淪忽（沒落）、層標（重疊的山峰）、山火（圍獵之火）”等即當如此。可以說，這為我們從注釋角度了解唐代的新詞新義提供了路徑和方法。

總之，李紅霞博士的研究成果，在理論的闡述和運用、數據的選擇和分析等方面都達到了統一，其中雖有個別言語和內容的重複，但瑕不掩瑜，該成果為研究王琦及詩歌注釋者提供了一個角度新穎的參考。

詩歌注釋研究是一個需要持續、深入鑽研的大課題。可喜的是，我的博士研究生楊永發已經出版了《古代詩歌注釋元素——基於四家注杜的研究》一書，另一位博士研究生丁俊苗出版了《文學典籍注釋基本理論研究》一書，現在，看到李紅霞的這一成果即將出版，令我又備感欣慰，我衷心地希望她再接再厲，沿着詩歌注釋研究的道路繼續奮進，為新時代詩歌注釋的發展貢獻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是為序。

郭芹納

寫於陝西師範大學詩詞曲賦楹聯研究中心

2018年11月25日

目 錄

緒論	(1)
一 詩文注釋研究	(1)
二 王琦與李白詩文集注	(15)
三 《〈李太白全集〉輯注》注釋研究的價值	(25)
第一章 《〈李太白全集〉輯注》的注釋內容(上)	
——基礎性注釋	(28)
第一節 辨明字詞形體關係	(28)
一 辨明字詞形體關係的內容	(29)
二 辨明字詞形體關係的特點	(35)
三 辨明字詞形體關係的不足	(37)
第二節 解釋語意	(39)
一 解釋語詞意義	(40)
二 解釋句意	(46)
三 發明章旨	(52)
第三節 解釋語法和修辭	(56)
一 解釋虛詞	(56)
二 解釋句法	(57)
三 說明修辭	(57)
四 解釋語法和修辭的不足	(59)
第二章 《〈李太白全集〉輯注》的注釋內容(中)	
——解釋名物典制	(60)
第一節 解釋地理名物	(61)

2 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注釋研究

一 解釋山川泉石	(62)
二 解釋郡國州縣	(70)
三 解釋建築名勝	(77)
第二節 解釋人物	(80)
一 解釋歷史人物	(81)
二 解釋現實人物	(82)
三 解釋神話傳說人物	(85)
第三節 解釋動植物	(86)
一 以解釋基本信息為主	(87)
二 重視增廣異名和考察得名緣由	(89)
三 信息擇取繁簡適度	(90)
第四節 解釋典制風俗及其他	(92)
一 解釋職官制度	(92)
二 解釋風俗文化	(94)
三 解釋自然天象	(98)
四 解釋器物	(100)
第五節 解釋名物典制的變稱	(102)
一 直接解釋通行之名	(102)
二 以通行之名釋義並考察變稱緣由	(104)
三 詳釋變稱名物特徵	(105)
第六節 解釋名物典制的特點和不足	(107)
一 所釋內容與詩文用意關係密切	(107)
二 以作者時代的信息為中心釋義	(112)
三 重視解釋文化信息	(115)
四 解釋名物典制的不足	(117)

第三章 《〈李太白全集〉輯注》的注釋內容(下)

——文學性注釋	(123)
第一節 典故的雙重作用與讀者的認知	(123)
第二節 解釋典故之古事	(126)
一 古事的構成要素	(126)

二 解釋古事的特點	(127)
三 解釋古事的不足	(131)
第三節 解釋典故之古語——溯源出處	(134)
一 溯源出處的內容	(134)
二 溯源出處在李白詩歌注釋中的價值和審美作用	(139)
三 溯源出處的條例	(147)
四 溯源出處的失誤	(149)
第四節 意境賞析與藝術品評	(154)
一 品評寫作手法	(154)
二 品評用語之妙	(156)
三 品評藝術風格和意境之美	(157)
 第四章 《〈李太白全集〉輯注》的注釋體式和方法	(160)
第一節 徵引式	(160)
一 徵引式的產生和發展	(160)
二 運用徵引式的範疇及引書範圍	(162)
三 採用徵引式注釋的原因	(165)
四 運用徵引式的特點	(167)
五 運用徵引式的不足	(171)
第二節 參見法	(184)
一 使用參見法對注釋點的選擇	(185)
二 此處與參見處注釋內容的比較	(189)
三 標示參見位置的方法	(193)
四 使用參見法的不足	(196)
五 對使用參見法的幾點認識	(200)
 第五章 《〈李太白全集〉輯注》的注釋成就和不足	(203)
第一節 注釋思想和解詩方法	(203)
一 “虛己”的闡釋前提	(203)
二 以史解詩	(206)
三 考據與“以意逆志”	(210)

四 追求原意的注釋目標	(221)
第二節 注釋的準確和詳贍	(222)
一 注釋的準確精當	(222)
二 注釋的詳贍	(230)
三 注釋風格平實	(234)
第三節 注釋的不足	(237)
一 釋事忘意	(237)
二 注釋重複煩瑣	(242)
三 注釋點選擇失當	(243)
四 釋義的失誤	(246)

第六章 附論

——《〈李太白全集〉輯注》的校勘	(252)
第一節 校勘的內容和方法	(252)
一 搜羅舊本,考鏡源流	(252)
二 全面的校勘內容	(254)
三 靈活多樣的校勘方法	(257)
第二節 校勘的特色和不足	(267)
一 校勘勤細精審	(267)
二 疑則備考,信則斷改的求實態度	(268)
三 校勘的不足	(275)

參考文獻	(279)
------------	-------

緒 論

一 詩文注釋研究

(一) 詩文注釋的發展

詩文注釋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毛亨的《毛詩詁訓傳》，不過因為《詩》被尊奉為儒家經典，所以《毛詩詁訓傳》也向來被看作經書注釋。真正的詩文注釋最初圍繞屈原賦和《楚辭》展開，西漢時期有劉安作《離騷傳》，劉向、揚雄分別作《天問注》，但這些注釋大都沒有流傳下來。目前流傳下來有嚴整體例的詩文注釋應當以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為早，“章句”即離章辨句之義，作為古書注釋的一種體例，它着重逐句逐章分析大意，發明文辭章旨，在串講和分析中隱含解釋部分詞語的意義。王逸闡明的《楚辭》意象的隱喻象徵之義歷來為人稱道，成為後代詩歌闡釋意象象徵的源頭之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典籍注釋進一步發展，但詩文注釋卻不受重視。蔣禮鴻先生論及這一時期的詩文注釋概況時說：“文學方面，集部在這時期才開始形成和發展，而且就作為‘經國大業’的文章來看，集部遠不如經、史的重要，專門給文集、詩集作注的就比較少見。”^①直到唐代纔有李善《文選注》。李善“祖述源流”，注重引文溯源釋典，將說解語意蘊於徵引文獻之中，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注釋類型，集中代表了漢唐時期詩文注釋的成就。這一時期，《楚辭》類注釋，還有郭璞的《楚辭注》、皇甫遵訓的《參解楚辭》，《文選》有呂延濟等五臣注。另有一些零散的單篇文章注釋，如蔡邕注班固的《典引》，薛綜注張衡的《西京賦》，張載注左思的《魏都賦》，劉逵注的《吳都賦》《蜀都

^① 蔣禮鴻：《蔣禮鴻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2頁。

賦》，郭璞注《子虛賦》《上林賦》，羅潛注江淹的《擬古詩》等。此外，一些見於史書的單篇文章，往往有史書的注釋者給它們作注，如劉邦、項羽、揚雄、司馬相如的歌詩文賦有顏師古、司馬貞、張守節等人的注釋。

與經史諸子文獻注釋的繁盛相比，漢唐時期詩文注釋的發展比較緩慢。漢代至唐代是經書、史籍、諸子注釋相對比較繁榮的時期，產生了許多對後世有重要影響的優秀的注釋作品，例如，通行的“十三經”注疏，除宋代邢昺作的《論語疏》《孝經疏》《爾雅疏》，孫奭所撰的《孟子疏》以外，其餘大部分注釋都出於漢唐人之手。史籍注本，如《史記》有裴駟、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漢書》有顏師古注，《後漢書》有李賢注，《三國志》有裴松之注；諸子注本，如《呂氏春秋》《淮南子》有高誘注，《老子》有王弼注，《莊子》有郭象注，《荀子》有楊倞注、《世說新語》有劉孝標注，等等。而與這種繁榮局面極不相稱的，是集部注釋作品寥寥無幾。

在注釋內容和方法上，除李善《文選注》以外，無論文集還是單篇文章的注釋，都深受經史傳注的影響。陸游在《施司諫注東坡詩序》中曾說：“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注。”^①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詩篇的注釋，是因它們附於經史纔有注釋，而非出於注釋者的主觀意願，因此，這些注釋作品更多體現了經史注釋的特徵，即重視釋疑解難，很少揭示文學作品本身的特徵。

與漢唐時期相比，詩文注釋在宋代產生了重要變化，出現了詩文注釋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宋代詩文注釋的繁榮，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詩文注釋範圍空前擴大，呈現出盛極一時的局面。詩文注釋發展到宋代，出現了詩人別集注本，這一文本形式也成為後代詩文注釋的主要材料。宋代詩文注釋的材料可以從朝代上分為兩類，一是注釋宋代以前的詩文，二是注釋宋代的詩文。

宋人注釋宋代以前的作品取得了重要成就。張三夕先生說：“從文學

① 陸游：《渭南文集》，《陸游集》第五冊，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106頁。

角度將注詩當作一種具有獨立性的研究工作來做，雖萌芽於唐，而實發展於宋。如宋人注宋以前的詩集有：洪興祖、朱熹注的《楚辭》，湯漢、李公煥注陶淵明，楊齊賢注李白，趙次公、蔡夢弼、徐居仁、黃鶴等人注杜甫，吳正子注李賀；還有號稱‘五百家音注’的注韓、注柳等等，不一而足。”^① 所謂千家注杜和五百家注韓、注柳雖未必可信，或許只是時人爲了增加注釋分量的一種僞托，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詩文注釋的繁榮局面。

宋人不僅注宋以前大家、名家詩文，而且向來以注宋人詩文著稱。給本朝人的作品作注，實際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如曹大家注釋班固的《幽通賦》，但因所注作品數量極少，在當時和後代都沒有產生什麼影響。而宋詩宋注因其量多質高，集中代表了宋代詩文注釋的成就和特色。蔣禮鴻先生說：“宋代一些名家的詩集，有本朝的人給他們作注，因為時代相隔不遠，而注者又曾深入鑽研過這些作品，注得簡要得法。這些注解是：任淵和史容的《山谷詩注》、任淵的《後山詩集注》、李壁的《王荊文公詩集注》。”^② 蔣氏所列注本雖然僅是舉例的性質，但他已經注意到了宋人詩注的獨特之處。宋人宋詩箋注，據張三夕《宋詩宋注管窺》一文後列附表統計，存、殘、佚以及只有存目而未見稱引的就有 35 種，僅注東坡詩者就有 17 種^③，而以一人之力注二三家詩的也不乏其人，如任淵注宋子京、黃庭堅、陳師道詩，趙次公注杜甫、蘇軾詩等，這些注本許多都成爲後代研究的主要參考資料。

其次，在詩文注釋內容、方法的理論認識和實踐上，突破了經史諸子文獻注釋的傳統，體現了詩文注釋的特徵。

宋人在評價前人舊注的基礎上間接表明了對詩文注釋內容和風格的認識，其中尤以對《文選》李善注和五臣注的評價最具代表性。尤袤在重刻《文選注·跋》中云：“五臣特訓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

① 張三夕：《宋詩宋注管窺》，古籍整理與研究編輯部編《古籍整理與研究》第四期，中華書局 1989 年版，第 63—64 頁。

② 蔣禮鴻、任銘善：《古漢語通論》，見《蔣禮鴻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34 頁。

③ 張三夕：《宋詩宋注管窺》，古籍整理與研究編輯部編《古籍整理與研究》第四期，中華書局 1989 年版，第 66—68 頁。

貫該洽，號為精詳。”^①蘇軾在《仇池筆記》中也說：“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真俚儒荒陋者也。”^②可見，當時的文人大多贊揚李善注。李善注的突出之處在於對詩文用語用事本末的探求，這一點直接影響了宋人，使探源釋典成為宋代詩文注釋最主要的注釋內容之一。

周裕鍇先生總結宋代詩注的特點時指出：“在宋人的詩集注本中，有三個較突出的特點：一是歷史主義，具體說來，這就是‘詩史’概念的普及，由於將詩歌看成是詩人對歷史事件的個人反映，為詩人編年譜並給詩集編年成為文本注釋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理性主義，就是按照倫理性、真實性的原則對原文作出詮釋或評判，無論是切己致思的‘心解’，還是自由理解的‘活參’，都不越‘理義大本’的底線。三是知識主義，以‘博極羣書’作為對闡釋者的基本要求，相信唐宋時期的大詩人的作品都是‘無一字無來處’，因而將揭示詩歌語詞出處作為首要任務。換言之，通過釋‘史’、釋‘理’、釋‘事’而最終獲得詩人的‘立言本意’，仍是宋代闡釋者們的共同夢想。”^③張三夕總結宋詩宋注的特徵為重出處、重校勘、引證廣、議論多^④。事實上，“重出處”“引證廣”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這些特徵不僅是宋詩宋注，也是整個有宋一代詩文注釋的主流。兩家論述從不同側面指出了宋人的詩文注釋重議論、重史事重編年（知人論世）、重出處的特徵。

宋代最受關注的兩位詩人是杜甫和蘇軾，這與宋人的“詩史”觀念直接相關。“詩史”本指杜甫《贈李白二十韻》一詩，此說見於晚唐孟榮《本事詩》：“杜所贈二十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宋代“詩史”的觀念空前膨脹，不僅杜詩被冠以“詩史”之名，其他如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也可以稱為“詩史”，既然詩歌可以反映歷史，那麼，在注釋中，詩文和當時的史事相互發明，就可以在隱喻性的詩文內

① 尤袤：《文選注·跋》，蕭統編，李善注《昭明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頁。

② 蘇軾：《東坡志林 仇池筆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頁。

③ 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頁。

④ 張三夕：《宋詩宋注管窺》，古籍整理與研究編輯部編《古籍整理與研究》第四期，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5頁。